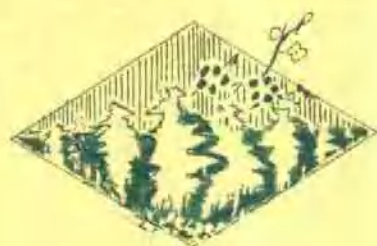


(612) 08

黑龙江女英烈

第一辑



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编

一九八一年八月

前 言

在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三十年代，黑龙江省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救国。多少巾帼英雄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用青春的烈焰、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民族解放的光明火炬。

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广大妇女，学习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继承黑龙江英雄女儿的光荣传统，并为编撰黑龙江省妇女运动史提供资料，我们编选了这辑《黑龙江女英烈》。

本辑中的九名女烈士仅是众多女英烈中的几例，今后将陆续选编。

本辑中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李秋岳烈士传略》选自《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一辑，其余是东北烈士纪念馆、黑龙江省地方党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出版局等单位供稿。在此，对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我们工作的单位和为我们撰写稿件的同志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编排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请抗联老同志、烈士亲友和广大读者指正。

目 录

赵 一 曼		1
李 秋 岳		3 5
林 贞 玉		4 2
八女投江		4 6
裴 成 春		5 9
张 宗 兰		6 7
陈 玉 华		7 1
李 志 雄		7 9
朴 正 熙		8 4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1905——1936)

赵一曼同志，女，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到东北参加抗日战争时化名赵一曼。

一曼同志，一九〇五年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的一个每年收租七十担的封建地主家庭里，是她父母所生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做为一个在地主阶级家庭中受到封建家长歧视、压迫的年青妇女，一曼同志从反抗封建礼教，谋求自身的解放开始，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和教育下，勇敢地冲破封建牢笼，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踏上了革命道路。她把自己置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旋涡里，在同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残酷斗争中，努力刻苦学习，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她从事过公开斗争，做过党的秘密工作，又按着党的需要拿起枪杆子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给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

1936年8月2日，一曼同志怀着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伪滨江省珠河县（现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一曼同志平生无媚骨，终身勇斗争；丹心照中华，豪情感后生。

她以自己的壮烈牺牲延长了共产党人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她是顽强勇敢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东北抗日的女英雄。

一

一曼同志八岁入私塾学习。当时，她的侄儿侄女都比她大，经过一段学习，在闲谈时，她说：“我一定要读书，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不光在中国读，还要游洋呢！”虽然这些话成了侄儿侄女们取笑的把柄，一见她就喊“游洋生来啦！”侄是，这些话却反应了她年幼时的志向和勤学好学的决心。后来，她的父亲去世了，家人又在频繁的匪患中东奔西逃，一曼也随着失学。可是两年的私塾学习，为她奠定了自学基础。

一曼十多岁时，封建礼教、封建习俗仍然牢固地统治着乡村。一向被封建绳索束缚着的母亲要给一曼裹小脚、穿耳眼，一曼坚决反对，并且特意当着众人的面洗脚，用她自由长来的一双脚向封建习俗示威。母亲气得打她，打死也不穿尖尖鞋，进行“说服教育”，她就撒娇撒痴，既不裹脚也不穿耳朵眼。时光流失，她或反抗或推托，母亲“恩”、“威”并施也毫无效果，终于逃脱了封建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裹脚穿耳朵的恶习枷锁。到她最后脱离家庭，依然是用一双天足踏上了革命路程。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1360页)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革命刊物。马列主义学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要求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比较广泛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以新文化运动为其特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新地向纵深发展了。

1920年，一曼同志的大姐夫郑佑之(革命先烈)当了宜宾县柳家乡高小校长。他及时接受了新思想，后来认识了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何豫辉、刘亚雄，经他们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曾是一曼同志的家庭教师，了解一曼同志的性格、爱好和愿望。他关心一曼同志的成长，经常指导她读书，给她订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民国日报》、《中国青年》、《妇女杂志》、《响导周报》等等。一曼同志凭借在私塾里取得的自学基础，接触到进步书刊，如获至宝，不分早晚，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有时，她躲在后院青竹林里的岩石上读，有时闭门在自己房间里偷偷地读，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她被新思想吸引着，她的心被进步书刊占据了。她感到，自己过去没想到的事情刊物上说出来，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刊物上解答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刊物上指出了应怎样去做。她越读越感到心地豁然开朗，越读越离不开进步书刊了。

她阅读革命书刊的事情被当家长的哥哥发现了。他认为一曼同志

简直是“做出了了不得的事情”，将会给李家带来灾祸。于是，他发疯似地搜出了一曼同志所有的进步书刊，成堆地付之一炬。火，烧掉了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却烧不掉被一曼同志吸收了的新思想，更烧不掉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她把书刊的投递点改在亲友家，甘愿跑很远的路去取；采用更隐避的方式，照旧地读下去。有一次，她白天上厕所很久没有出来，家里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赶忙到厕所去找她，结果发现她在厕所看书呢！

疼爱小女儿的母亲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一下一曼同志的心。她让一曼学挑花，一曼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九个月的时间却没有挑出一块白布的花。她用挑花做掩护，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她自己关在屋里读书，一旦有人叫她，就脆快地回答：“我挑花呢！”白天，她读一天；晚上她读到深夜。有时晚上碰到哥哥赶场（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回来，她就吹熄灯装睡，哥嫂睡了，她点上灯继续读。为了探索真理，一曼到了孜孜不倦的地步。

一曼阅读进步书刊，也阅读理论书籍，就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以至于古典诗歌，她都经常翻阅。她不止于读，而且动手写文章、写诗歌，请她大姐夫郑佑之修改。郑佑之不厌其烦地帮助她，使她不断地取得进步。

一曼不断接受新思想，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步地了解着中国社会。她要把思想付诸实践，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她终于成了封建

地主家庭的叛逆者，在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1924年冬，经过郑佑之的引荐，通过书信往返，由共产党员何佩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

1925年，一曼同志的二姐李坤杰参加共青团，白杨嘴村正式成立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从此一曼同志的学习和斗争生活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随后，她按共青团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这个会是一个普遍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参加，入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青的有觉悟的加入共青团……”

在封建思想占着统治地位的乡村，要组织妇女成立社团谈何容易？一曼同志和李坤杰经过多方宣传、广泛联系，终究于1925年10月28日在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评议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出了正付会长。一曼同志名义上是文书，实际负责全盘工作。在百花场禹王宫召开成立大会时已有三十多名妇女参加，一曼在会上作了讲演，分析了妇女被压迫的原因，宣传了反封建的意义，公开号召会员们“起来！姐妹们！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会后，会员们围着一曼说：“李么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的心上啦！”

妇女解放同盟会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它的活动触动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秩序，封建势力要把

它扼死在摇篮里，他们叫嚷：“简直是造反了！出了这‘大逆不道’的事！”公开采取破坏活动。会员们开会的当天，他们指使喽罗们堵着门骂街，并且在门口摆上大粪水，豁麻（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肉体碰到它会引起剧痛），威胁会员，禁止她们开会，否则就“拿粪水泼她们，用‘豁麻’豁她们！”会员们没有被吓倒，她们坚持开完了会。第二天，妇女解放同盟会就发起了攻势，街上到处贴出了宣言、标语和漫画。其中有一张漫画直接击中了反动势力的头头们：把土豪地主胡丹橙画成了狐狗，把地主武装的团练王文藻画成了被人踩在脚下的烂鬼，把廖新民画成了畸形瘦长的怪物。这泼画使地主劣绅们近乎疯狂，气急败坏地命令团丁到处抓人，待他们大梦初醒，悟出了是“她们”画的时，却无凭据，对他们奈何不得。

妇女也应该读书！妇女同盟会在白花场办起了一所义务学校，专收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上学。这在封建势力统治森严的乡村里是破天荒的事。学校上课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二十个流氓手持藤条打进学校，直到把学生和教师打散为止。事后，妇女解放同盟会查出了这事件的幕后主持人是胡丹橙一伙，就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呼吁电，不久，妇女解放同盟会收到了各地发来的声援信和宣言书，一致声讨胡丹橙一伙的罪恶行为，迫使胡丹橙低下了头，懊丧地说：“唉！我胡丹橙谁敢不服！不曾想今天倒被女娃儿欺倒了！”

一曼同志正是他家乡村反对封建势力的领导者。

四

一曼同志在为被压迫的妇女求解放而战斗的时候，她自己也在经受着封建家长给予她的难堪的痛苦。她成了封建地主劣绅的眼中钉，也成了她哥嫂的肉中刺。她向封建家长展开了勇猛的斗争。

一曼的哥哥李席儒本是知识青年，他继承父业成了家长之后，便竭力维护封建传统，并且拼命攒钱买房置地，要光宗耀祖。凭借他岳父是宜宾县议会的议长，就在外面盘剥压榨农民，在家对弟妹们飞扬拔扈。嫂嫂周邦翰自持父亲有势力，在家庭中颇有主张，除了大捞私房钱面外，就是充当管家婆角色。他们俩在延续和维护封建家庭的利益方面是夫唱妇随的，在限制弟妹们接受新思想，妄图使他们按封建道德就范这点上是一致的。生活在这个腐朽、没落家庭里的一曼同志是被压迫的对象，她感到环境死气沉沉，精神格外苦闷。

一曼同志为争取读书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一曼同志要到宜宾县城去读书，却遭到了哥嫂的断然拒绝。李席儒不仅用封建道德规范加以阻拦，甚而无中生有地说出了污蔑女学生的话：“进学校！你不见那些女学生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听到哥哥的无耻滥言，一曼非常气愤。她了解一些李席儒求学时日嫖夜赌的丑行，当面顶撞他：“这是不会有的事，即或有也不怪女学生，只能怪那些男校的办校人员，没有把学生教好！”这些揭穿底细的话，把李席儒气得目瞪口呆。李席儒在她面前摆出了家长的威风，竟一怒

之下把她写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信和参加函授学习的志愿书都抢过来烧掉了。为此，一曼同志和他大闹了一场，使李席儒分外难堪，气得他们夫妇只能嚷着“贱牌子……不讨高贵！”悻悻地走了。

李席儒夫妇知道一曼同志参加了革命活动，唯恐因此使他们的安乐窝不得安逸，已经酝酿成一个恶毒的阴谋：“把她嫁出去，找一个凶狠的男人管束她，免除“祸根”。媒人几次上门了，一曼同志发现了阴谋，就事先准备好豁麻候在门口，见到媒人就说：“我说到做到你要再上门，就用豁麻豁你！”媒人对一曼的为人是早有所闻的，以后再不敢上门了。一曼找到哥嫂，直截了当地说：“我如果出嫁，你们要给我应得的陪奁。你们把陪奁钱给我去进学校，以后我绝不沾染你们就是！”李席儒却发狠地说：“要陪奁去读书，除非我死了！”一曼见事情僵到如此地步，她想让族长来说服哥哥。然而，那个族长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当面应承了一曼的要求，对李席儒却说：“女子关乎一族，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你当家长要负责任！”一曼听到这些话非信气愤，知道自己上当了，及时总结了教训，在日记中写到：“秉之、克明，两个宗族贼徒，狼狈为奸！……”

由于在家庭中受到精神压抑，由于长期躲在各种场合读书的辛劳，更由于这次受到的闷气，一曼同志激愤地吐血了。她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郑佑之，及时得到了指点：“我们的血本来可以吐的，甚至有时还要为民众流。……出门吧！把你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做出来。”

我替你登报。”于是，1924年8月6日，第四十九期《妇女周报》上登载了一曼同志用一起这个名字写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罪行的檄文，是一篇向封建社会的挑战书。一曼同志在文中大声疾呼：妇女“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几千年了”，叙述了“我自生长在迫黑暗的家庭中十教载以来，再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的痛苦，以她哥嫂为制，揭露了封建家长的丑恶行径和他们维护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她要坚决冲破封建牢笼，和“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断绝关系的决心，要求大家起来，共同声讨封建势力。

文章发表后，一曼同志陆续收到了各地青年来的声报信，有的欢迎她，希望“你设法脱离家庭，到上海来读书……”有的表示，“如果你能脱离家庭，我愿意在经济上支援你……”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则鼓励她，“同志们都同情你。……你可以努力自修，一面做改造妇女的工作”。

一曼同志从群众和同志们的信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力量，她决心再次同李席儒谈判。姐姐们愿意出钱供一曼读书，李席儒却蛮横地要无赖：“你也不是咱家的人，人是我！”在姐姐们的劝说下，李席儒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大姐李坤俞都应承下来，但到一曼要上路时，李席儒却反复无常，变卦了。他提出：“走嘛，要凭家族公议！”一曼同志早就领教过“徒”们的伎俩了。她主意已定，毅然地要采取断

然措施了。

1925年农历腊月，她和母亲一起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

1926年农历正月初五，她在二姐李坤杰和姐夫萧简青的陪同下，逃离了罪恶的封建家庭。第一天，瘦弱的一曼同志坚持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六十里，虽然晚上在打铁厂下宿时，二姐听到她在床上呻吟，可是第二天，她又背起行李，全身充满冲破封建牢笼的幸福，坚决地走到了宜宾县城。

五

到了宜宾县城，一曼同志住在当地共产党人集会的郑家院子里。郑家姐妹郑秀石、郑凤雄都是共青团员，他们和一曼同志如同亲姐妹一般相处。1926年正月十六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一曼同志同郑家姐妹一道进了宜宾女子中学。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同志被选为支部委员。

一曼同志在学校中并不感到陌生。做为一个共青团员，她及时地把自己置身到革命斗争生活之中，在同学中进行着革命活动。

当时，社会上的封建习俗很重，就是在女子中学校的学生中，裹小脚、穿耳眼的人也相当多。一曼同志到学校不久，她就爽朗大方地问同班同学：“你们的耳朵穿过吗？你的脚包过吗？”接着她使用自己现身说法，让同学们看她的耳朵、看她的脚，借机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宣传。在宿舍里休息，有一次，她向同学

们发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还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呢？”同学们被问得满脸通红，都低头不语。闷了好半天，邓可非同学才很羞怯地回答：“现在正是读书时代，我们还没有想这些问题。”一曼同志却直言不讳地说：“这没啥子不好意思。我们妇女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让别人任意摆布。我们不能再受旧礼教束缚了，必须争取自由解放！”她一面说，一面从书包中取出《妇女周报》分给大家，希望同学们从中了解妇女求解放的道理。入学之初，同学们还感到她有点土气，现在可感到她既亲切又不寻常了。她懂得许多道理，说话有意思、新鲜，令人佩服。

一曼同志对社会问题理解得比同学们深刻。有一次，国文老师尹绍周（共产党员）出了一个作文题：《“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谁更凄惨？》同学们向来没接触过这类文题，不知从何谈起。一曼同志经过思索之后，却挥笔写就。她以为，“不如归去，只不过是杜鹃鸟受自然压迫叫出的哀声，而“炒米糖开水”是小生意人的叫卖声，两者截然不同。在夜静人稀时，同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小生意人沿着街头巷尾叫卖，等待那些吸足鸦片或清闲的赌钱人来吃喝，发出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是凄凉而单调的。这声音中有穷人的悲酸，有社会的不平，比杜鹃鸟的叫声更凄惨。她的文章得到教师的赞许，在班级里得到当众表扬，同学们对她也由惊讶而佩服。她主动接近同学，同学们愿意靠近她，她和同学们建立了互相信赖的亲密关系。

宜宾地区共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的领导，成立了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一曼同志是其中的委员之一。

一曼同志和尹绍周、黄钧尧、邵斌等同志是在宜宾各中学成立学生会的倡导者。

1926年3月，宜宾女子中学校学生会改选，一曼同志被全校同学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总务股工作。

学生会改选不久，一曼同志以学生会代表资格参加了宜宾县学联，校选为学联常委。一曼同志是宜宾县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了。

六

“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爱国怒涛，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深夜，在宜宾地区激起了不可遏止的浪潮。

1926年农历端午节的前夕，长江上开来了奸商李伯衡替其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的船只。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学联发起一次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各中学共青团组织积极行动起来。

一曼同志同女中的共青团员们在全校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他们反复用抵制仇货就是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就是爱国行动的论点，激发了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当油船到达的时候，一曼同志和女中的共青团员带动全校同学涌往金沙江边的王爷庙码头。宜宾女中到了，联中到了，宜宾男中到了，两千多人把码头站得满满的。

阴霾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忽然下起大雨。油船逆浪而上，江达响

起了怒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仇油上岸！”油船顽固地驶向码头，学生们愤怒了，雨点般的飞石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被迫抛锚！一曼同志头发滴着雨水，领着同学喊口号，领着同学抛石头。

雨下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油船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李伯衡诡计多端，妄图用驳船把油桶偷偷运上岸。一曼同志向船上的码头工人宣传，她滔滔不绝的演说，激发了码头工人的爱国热情，他们掉头转向，愤怒地把手中的油桶抛向江中。运动总指挥邵斌带领部分同学跳上驳船，把已装满的成桶洋油纷纷抛向江中。一时，金沙江雨上泛起团团浪花，油桶浮在江面上，向东漂荡而去。

“砰！砰！砰！”岸上传来了枪声。原来，在学生进行抵制仇油的爱国运动的同时，党团组织又发动外交后援会、店员委员会和宜宾各阶层积极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使整个宜宾地区沸腾起来。奸商李伯衡发抖了，他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了狠毒的阴谋。他一雨派人到学生面前说好话。一面用几千元巨款贿赂城防司令辜勉之，让他动用反动军队镇压学生。辜勉之老奸巨滑，他一雨宣称和学生代表谈判，一雨派杨仲才带一营军队赶到码头。

一营军队放着枪从学生背后冲了过来，油船偷机驶对岸。雨对反动军队的猖狂，一曼同志登上高坎，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他们敢对我们怎样？”她领着同学们喊起了口号，两千多人的吼声使士兵们惊愕了。士兵们朝天打着枪，刺刀在学生眼前

晃动。一曼同志胸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演讲了，她说：“……现在帝国主义的洋走狗勾结城防司令部，想用枪杆子和刺刀威吓我们，我们能被吓倒吗？不能！我们要斗争到底，一定要取得抵制仇油的胜利！”杨仲才被气得发疯，恶狠狠地挥舞着手枪冲到一曼面前，连声嚷着：“不准你说！不准你说！”一曼同志巍然屹立，理直气壮地说：“正义的话我就要说！你为什么干涉我们的爱国运动？”杨仲才被问得哑口无言，举枪要逞凶，被纷纷围上来的同学扯了个趔趄。他被学生连推带质问，弄得难以招架，借着他身旁士兵朝天乱放枪的机会溜之大吉了。

总指挥部负责人根据情况改变了斗争策略，留一部分人看护旗帜，一部分人过河看守“仇油”，其他同学返校用饭。

一曼同志刚刚返回学校，留在岸上的同学就带回了消息：“我们的谈判代表被扣留了！看护旗帜的同学被打了！看守仇油的同学被捕了！”她气得脸色发白，及时和总部负责人取得联系，决定组织同学到城防去请愿。学生包围了城防司令部，辜勉之却传出话：“段执政能演惨案，辜司令也演得惨案！”辜勉之的威胁，激起了全城的愤怒，宜宾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学生的宣传队遍布全城。一曼同志领着同学到处演讲，到处贴标语，标语糊上了奸商李伯衡商号的大门。同时，党团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省、全国学联给予支援。全省、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支援宜宾学生斗争，声讨